

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Dialogues

Gilles Deleuze & Claire Parnet



对话

〔法〕吉尔·德勒兹 〔法〕克莱尔·帕尔奈 著

董树宝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Dialogues

Gilles Deleuze & Claire Parnet

对
话

〔法〕吉尔·德勒兹 〔法〕克莱尔·帕尔奈 著

董树宝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话 / (法) 吉尔·德勒兹, (法) 克莱尔·帕尔奈
著; 董树宝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49-3327-2

I. ①对… II. ①吉… ②克… ③董… III. ①哲学—
文集 IV. ①B-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8064 号

Dialogues by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Copyright © Editions Flammarion, Paris, 199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HNUP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2018-A-0020

对话

著 者 [法] 吉尔·德勒兹 [法] 克莱尔·帕尔奈
译 者 董树宝
责任编辑 张引弘 侯若愚
责任校对 杨全强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12千字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人文科学译丛

汪民安 张云鹏 主编

[加*者为已出]

马奈的绘画*

[法]米歇尔·福柯

齐泽克的笑话*

[斯]斯拉沃热·齐泽克

大象无形*

[法]朱利安

界限哲学*

[美]德鲁西拉·康奈尔

反讽之锋芒*

反讽的理论与政见

[加]琳达·哈琴

政治与文学*

[英]雷蒙德·威廉斯

幼年与历史*

经验的毁灭

[意]吉奥乔·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

[意]吉奥乔·阿甘本

虚拟的寓言*

[加] 布莱恩·马苏米

时间的旅行*

[美] 伊丽莎白·格罗兹

灵长类视觉*

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美] 唐娜·哈拉维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

[美] 唐娜·哈拉维

他者女人的窥镜*

[法] 露西·伊利格瑞

脆弱不安的生命*

哀悼与暴力的力量

[美] 朱迪斯·巴特勒

战争的框架*

[美] 朱迪斯·巴特勒

宽忍的灰色黎明*

法国哲学家论电影

[法] 米歇尔·福柯 等

福柯/布朗肖*

[法] 米歇尔·福柯 [法] 莫里斯·布朗肖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

[美] 周蕾

狱中札记*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柏拉图的理想国*

[法] 阿兰·巴迪欧

当前时代的色情*

[法] 阿兰·巴迪欧

论争*

关于当代政治与哲学的对话

[法] 阿兰·巴迪欧 [法] 让-克洛德·米尔纳

哈耶克文选*

[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现代性的终结*

[意] 基阿尼·瓦蒂莫

后人类*

[意] 罗西·布拉伊多蒂

自然的政治*

[法] 布鲁诺·拉图尔

尼采与哲学*

[法] 吉尔·德勒兹

火的精神分析*

[法] 加斯东·巴什拉

水与梦*

论物质的想象

[法] 加斯东·巴什拉

神话与意义*

[法]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

安提戈涅的诉求*

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

[美] 朱迪斯·巴特勒

马拉美*

塞壬的政治

[法] 雅克·朗西埃

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

[法] 雅克·朗西埃

形而上学和科学外世界的虚构*

[法] 甘丹·梅亚苏

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法] 贾克·阿达利

瓦格纳五讲*

[法] 阿兰·巴迪欧

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澳] 保罗·帕顿

福柯：其思其人*

[法] 保罗·韦纳

有限性之后*

[法] 甘丹·梅亚苏

中国思想史*

[法] 程艾蓝

消失的美学*

[法] 保罗·维利里奥

对话*

[法] 吉尔·德勒兹 [法] 克莱尔·帕尔奈

德勒兹与政治*

[澳] 保罗·帕顿

密码

[法] 让·鲍德里亚

默化

[法] 朱利安

内战

[意] 吉奥乔·阿甘本

游牧主体

[意] 罗西·布拉伊多蒂

文化与唯物主义

[英] 雷蒙德·威廉斯

岔路

犹太性与犹太复国主义批判

[美] 朱迪斯·巴特勒

与尼采对话

[意] 基阿尼·瓦蒂莫

非美学小手册

[法] 阿兰·巴迪欧

戏剧狂想曲

[法] 阿兰·巴迪欧

法国哲学的冒险

[法] 阿兰·巴迪欧

拉康的反哲学

[法] 阿兰·巴迪欧

意义的逻辑

[法] 吉尔·德勒兹

德意志人

[德] 瓦尔特·本雅明

意大利激进思想

[美] 迈克尔·哈特 编

工具—存在

[美] 格拉汉姆·哈曼

尼采与邪恶的循环

[法]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论尼采

[法] 乔治·巴塔耶

生命政治

[意] 罗伯托·埃斯波西多

人与物

[意] 罗伯托·埃斯波西多

目录

第 1 章	谈话是什么？有什么用？	1
	第 1 部分	1
	第 2 部分	29
第 2 章	论英美文学的优越性	53
	第 1 部分	53
	第 2 部分	76
第 3 章	僵死的精神分析：请进行分析！	113
	第 1 部分	113
	第 2 部分	151
第 4 章	政治	183
	第 1 部分	183
	第 2 部分	198
附录：第 5 章	现实与潜在	217
	第 1 部分	217
	第 2 部分	220

谈话是什么？有什么用？

第 1 部分

真是难以“解释清楚”——访谈、对话、谈话。大多数时候，当有人向我提出一个疑问 (question)，甚至感动我的疑问时，我也发觉自己竟严肃得没话可说。各种疑问就像其他东西一样被编造出来。如果有人不让你们编造你们的疑问（用上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无论何处的要素），如果有人向你们“设定”这些疑问，那么你们也就没重要事情可说了。构思问题的技巧极其重要：找到答案之前，你们要想出一个问题 (problème)，想出一个针对问题的设定。这一切不会发生在访谈、谈话、讨论之中。甚至一次、两次或多次的反思也不是充分的。尤其不需要反思。各种反对意见更是糟糕透顶。每当有人向我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想说：“好，好，让我们谈点

儿别的吧。”各种反对意见从未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有人向我提出概括性的疑问时也是如此。目的不是回答种种疑问，而是摆脱，摆脱这些疑问。许多人认为，只有反复思索疑问才能摆脱疑问。“哲学的立场是什么？哲学死了吗？我们将会超越哲学吗？”这些疑问太令人痛苦了。为了最终摆脱疑问，人们只好不断地再次提出疑问。但是，摆脱从不是这样发生的。运动始终背着思考者发生，或者在他眨眼的时刻发生。摆脱已然完成，或将从不发生。各种疑问一般指向未来（或者过去）。女人的未来、革命的未来、哲学的未来等。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当我们绕着这些疑问兜圈子时，存有着各种默默起作用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生成。我们根据个人的或普遍的历史想得太多。种种生成来自地理学，就是定位、方向、入口与出口。存有着与女人、她们的过去与未来不可混淆的生成—女人，而且女人当然应该进入这一生成，以便摆脱她们的过去和未来、她们的历史。存有着与革命的未来不是一回事的生成—革命者，而且这一生成注定不会通过积极分子进行。存有着与哲学史无关的生成—哲学家，而且这一生成宁可通过哲学史最终没能归类的那些人进行。

生成从不是模仿，不充当原型 (modèle)，也不符合原型，即便原型源自正义或者真理。没有一个可以由此出发的项，也没有一个可以到达或必须到达的项。不再有两个互换的项。“你生成什么？”的疑问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伴随着某个人的生成，他生成的东西与他自己一样发生变化。生成不是模仿的现象，也不是同化的现象，而是双向捕获、非平行进化、两个领域之间进行联姻的现象。联姻始终有违本性。联姻是配偶的对立面。不再有二元机器：问—答、阳性—阴性、人—动物等。可能就是如此，谈话只不过是生成的轨迹。黄蜂与兰花提供了样本。兰花看起来构成黄蜂的影像，而事实上存有着兰花的生成—黄蜂、黄蜂的生成—兰花，一种双向的捕获，因为每一个生成的“东西” (ce que) 与进行生成的“这一个” (celui qui) 一样富于变化。黄蜂变成兰花的再生产机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兰花变成黄蜂的性器官。唯一相同的生成、唯一的生成团块，或者正如雷米·肖万 (Rémy Chauvin) 所说的，一种“彼此绝对无关的两种生物之间的非平行进化”。存有着人的、不在于变成狗或猫的生成—动物，因为动物和人只有在共同的但不对称的解域化的路线上才会相遇。这就好似莫扎特的鸟：这

一音乐中有一种生成一鸟，不过是在鸟的生成一音乐之中，两者形成唯一的生成、唯一的团块、非平行的进化，完全不是形成一种交流，而是形成“一种不可能进行交谈的交谈者之间的秘语”，正如一位莫扎特音乐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简而言之就是一场谈话。

生成是最不容易察觉的，它们是那些只能被包含在生命中并以一种风格被表达的行动（des actes）。风格与生命的样式一样都不是建造物。在风格中，重要的不是语词、句子，也不是节奏与辞格。在生命中，重要的不是历史，也不是原理或结论。一个词，你们总可以用另一个词来替代。如果一个词让你们不高兴，让你们不满意，那就请你们用另一个词，用另一个词取而代之。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努力，那么所有人都能相互理解，而且几乎不再有理由来提出种种疑问或者提出种种异议。没有专用词，也没有隐喻（全部隐喻都是隐晦的词，或者变得如此）。只有不准确的词用来准确地指称某物。让我们创造非同寻常的语词吧，只要在最寻常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只要让它们所指称的实体与最常见的对象一样存在。如今，我们拥有新的阅读方法，也可能有新的写作方法。有一些方法是糟糕的、令人讨厌的。例如，

我们觉得，某些书被写出来是为了阐述：人们将会认为新闻记者写了这些书，以至于连阐述都不再需要，而只需要空洞的语词（应该读那本书！它挺有名！读吧！你们会看到！），以便躲避读书和拼凑文章。不过今天阅读的好方法就是终于人们对待一本书像人们听唱片一样，像人们看电影或电视节目一样，像人们接受一首歌一样：对待书的任何方式——要求对书特别尊重，也就是另一种关注——都来自另一个时代，而且彻底地谴责书。没有任何困难的或理解上的疑问：概念恰恰就像声音、色彩或者影像一样，它们就是你们满意与否、接受与否的各种强度。大众哲学。没有任何需要理解的东西，没有任何需要解释的东西。我想说风格是什么。这是通常被说“他们没有风格……”的那些人的特性。这不是能指的结构，不是反思的组织，不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灵感，不是一曲弦乐合奏，也不是一曲短暂的音乐。这是一种装配（agencement）、一种陈述行为的装配（agencement d'énonciation）。风格就是最终要在自己语言中结结巴巴地说话。之所以这是困难的，乃因为必须要有这种口吃才行。不是言语上的口吃者，而是语言本身的口吃者。就像一个生活在自己语言中的异乡人一样。划出一条逃逸线。

对我来说，最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卡夫卡（kafka）、贝克特（Beckett）、盖拉西姆·卢卡（Gherasim Luca）、戈达尔（Godard）。盖拉西姆·卢卡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发明了一种奇妙的口吃，也就是他自己的口吃风格。他有时会当众朗读他的诗歌。两百人，可这曾是个事件，正是这一事件将通过这两百人发生，不属于任何学派或运动。事情从未发生在人们认为该发生的地方，也没有沿着人们相信的路径发生。

- 11 有人始终能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举了些有利的例子——使用德语进行创作的捷克犹太作家卡夫卡、使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创作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罗马尼亚籍的卢卡，甚至瑞士籍的戈达尔。那又怎么样呢？这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构成问题。我们作为单一语言者甚至必须成为双语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语言内部拥有一种“少数者的语言”（*langue mineure*），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的语言成为一种少数者的用法。多语现象不仅仅拥有多个系统——其中每个系统本身可能就是同质的；首先正是逃逸的或变异的线在阻止每个系统变得同质时影响着每个系统。不要像生活在一种不同于母语的语言中的爱尔兰人或罗马尼亚人那样说话，反而要像一名异乡人一